

目

吉田修一

——著

王华懋——译

あくにん

悪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313.45
483

悪人

目

吉田修一

王华懋——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人/（日）吉田修一著；王华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39-4173-3

I.恶... II.①吉...②王...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3010）第001771号

恶人

著 者 [日]吉田修一
译 者 王华懋
责任编辑 潘 艳
装帧设计 垠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73-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恶人

By 吉田修一

Copyright © Yoshida Shuichi 200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LEE's Literary Agency,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权登记号: 01-2010-0289

恶人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她想见谁？	001
第二章	他想见谁？	063
第三章	她邂逅了谁？	127
第四章	他邂逅了谁？	193
最终章	我邂逅的恶人	257

第一章 她想见谁？

国道二六三号线连接福冈市与佐贺市，全长四十八公里，南北跨越脊振山地的三濑岭。

国道的起点是福冈市早良区荒江十字路口。此处并无特别稀奇之处，但这片土地从1965年起，便逐渐发展成福冈市的市郊住宅区，周围林立着许多中高层公寓，东侧则耸立着巨大的荒江集体住宅区。此外，早良区也是福冈的文教区，荒江十字路口的半径三公里内就有福冈大学、西南学院大学、中村学园大学等著名大学，可能也因为有许多学生在此生活，行经十字路口的行人，以及在站牌等候巴士的乘客，即使是上了年纪，看起来也都朝气蓬勃。

以荒江十字路口为起点，沿着亦称为早良街道的二六三号线笔直南下，街道沿路有大荣超市、摩斯汉堡、7-11，以及招牌上大大地写着“本”^①字的郊区型书店。不过，若仔细观察便利商店，即可发现，离开荒江十字路口后，起初的便利商店入口仍紧邻马路，但是，过了野芥的十字路口，店门前逐渐出现停放一至两辆车子的停车格；到了下一家，则能停放五六辆车子，再到下个便利商店，停车场的规模更扩大到可以停放数十辆汽车。而来到与室见川相交的一带，便利商店就像个小盒子般，孤零零地座落在能轻松停放数辆大卡车的空旷土地

① 日本中的“本”字，即为中文“书籍”之意。

之中。

同时，从这一带起，原本平坦的道路缓缓倾斜，马路在须贺神社前大大地向右弯去后，沿线的民家越来越少，只剩下刚铺好的柏油路及纯白护栏在前方引导，最后进入三瀨岭的山路。

三瀨岭这里，自古以来就不乏灵异传说。较早的江户时代初期，传说是山贼的据点；昭和时期也有一宗神秘事件，传说一名凶嫌在佐贺的北方町杀害七名女子后，逃到此地。而最新的也是来到这座岭口兜风试胆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名的传闻，则是过去在岭口有一间名为奇露洛村的民宿，一名住宿的旅客发了疯，杀害了其他旅客。

另外，虽然令人存疑，不过也有人宣称看到幽灵，目击地点大多在福冈县与佐贺县交界的三瀨隧道出口附近。

这座三瀨隧道被称为“回声道路”，是一条收费道路。由于山路的急弯和陡坡很多，冬季难以行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瀨隧道在1979年事业化，于七年后——1986年开通。

一般车辆单程两百五十元，大型车也只要八百七十元，衡量金钱与时间，行驶长崎到福冈路段的驾驶当中，有不少人不行驶高速公路，而改选择穿越这座山岭。

事实上，如果从长崎开高速公路到博德^①，一般车辆单程也要三千六百五十元，但是如果选择穿越三瀨岭，就算支付隧道使用费，也能节省将近一千元左右。

但是，这条路就算在白天，浓密的树林从左右两方覆盖住整条马路，诡异万分；一到晚上，不管行驶得再快，感觉也像拿着一把手电筒踽踽独行在山上似的。

^① 福冈旧称。

从长崎出发的车子，为了省钱而穿越这条山路时，都会行经长崎—大村—东彼杵—武雄，再经由高速公路“长崎自动车道”，从“佐贺大和”交流道下去。

这条东西横贯的长崎自动车道在“佐贺大和”交流道附近与另一条路交会，也就是以福冈市早良区为起点、穿越三瀨岭而来的国道二六三号线。

直到2002年1月6日前，说到三瀨岭，一般人只会想到，那里有一条由于高速公路开通而老早被遗忘的山路而已。

若要列举它的特征，对卡车司机来说，这是一条可以省钱的山路，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可疑的灵异景点，而对当地人来说，则是投入了五十亿元经费建设巨大隧道而开通的县境山路，如此罢了。

然而，这一年，九州岛北部难得积雪的一月上旬，这条连结福冈与佐贺的国道二六三号线，以及连结佐贺与长崎的高速公路“长崎自动车道”，在如血脉般遍布全国的无数道路之中，宛如浮上皮肤表面的血管一般，从道路地图上浮现了出来。

这一天，住在长崎市郊外的年轻土木工人，因勒杀住在福冈市内的保险业务员石桥佳乃并涉嫌弃尸，而遭到长崎县警方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在九州岛难得积雪的日子，三瀨岭被封锁的隆冬夜晚。



石桥理容院就位在JR久留米车站不远处。这天，2001年12月9日星期日，尽管是假日，从早上却未见半个客人上门。老板石桥佳男似乎想要招揽客人，穿着理容师的白色制服走出店外，窥看北风呼啸

而过的马路。妻子里子做好午餐，在店里用完后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店门外却仍飘荡着一股咖喱味。

从店门口的马路能远望 JR 久留米车站。闲散的站前圆环上，两辆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已经停放了一个小时以上。每当看到这块闲散的站前广场，佳男就心想：如果自己的店不是在 JR 车站前，而是在西铁久留米站前的话，生意会不会好些？事实上，连接福冈市内与久留米这里的两条路线几乎是平行的，但是 JR 特急单程是一千三百二十元二十六分钟，而西铁的急行虽然要花上四十二分，却只要半价以下，六百元就能到福冈市内了。

所以是要省下十六分钟的时间，还是要省下七百二十元的金钱呢？

佳男每次在店铺前看到一年比一年萧条的 JR 久留米站前，就会忍不住心想：人可以因为七百二十元轻易地卖掉十六分钟的时间哪。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例如说，同样姓石桥，久留米享誉全世界的普利司通轮胎的创业者——石桥家族，他们贵重的时间就不是这种小钱替换得了。但是那样的人在这个城镇也只是一小撮，就像在 12 月的星期日下午等待着客人上门的自己一样，几乎所有的居民想要去福冈的时候，就算车站远了一些，还是会前往较便宜的西铁车站。

佳男曾经用 JR 与西铁的差别做了一个计算。如果把十六分钟换算为七百二十元，一个人若活到七十岁，那么一生究竟值多少钱呢？佳男拿起计算器计算，看到上头显示出来的金额，他一开始以为自己算错了。算出来的结果，竟然高达十六亿元。他连忙重新计算，但得出来的金额还是相同。人的一生活十六亿元。我的一生活十六亿元。

这只是闲来无事乱按计算器所得到的金额，仅是毫无意义的数字，但是这个价钱，让生意逐年变差的理容店老板石桥佳男瞬间感到幸福。

佳男有个独生女，叫做佳乃，今年春天从短期大学毕业，并在福

冈市内担任保险业务员。佳男说既然在同一个县内，而且薪水非固定薪，很不稳定，所以还是像读“短大”的时候一样，从自家搭乘西铁通车就好。他反对了两个星期，但佳乃坚持说：“公司有房租补贴，而且要是住在家里，无法投入工作。”最后还是搬到公司在办公地点附近承租的公寓去了。

但或许那也不是原因。佳乃搬到博德之后，几乎再也不回家了。就算打电话叫她周末回来，也冷冷地回绝说要接待顾客，没办法回家。佳男想，那么这次过年总该回来了吧？没想到前几天妻子竟告诉他：“这次过年，佳乃说要和公司同期的同事去大阪，不回来了。”

“去大阪？去干什么！”佳男对妻子怒吼。

可是妻子似乎早已预料到他的反应，回答说：“就算你吼我，我也不知道啊。她只说一群女同事要去环球什么城的。”说完匆匆走到厨房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了。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佳男又朝着妻子的背影吼道，妻子一边将酱油倒进锅子里，一边静静地说：“佳乃都已经出社会了，根本没有机会休假，难得有假，就让她自己爱去做什么吧。”

刚认识妻子时，她还是个几乎可荣获久留米小姐宝座的美女，但是生下佳乃之后，身上的脂肪日益囤积，现在已经与过去判若两人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才这么一吼，店门就“当”地响了起来。佳男一面咋舌，一面折回店里去。虽然妻子什么都没有说，但女儿一定是打电话来拜托：“在我预约好机票之前，要跟爸保密唷。”而妻子一定是不耐烦地应道：“知道啦，知道啦。”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进来店里的，是不久前还由母亲带来住在附近的小学生，他长得

很可爱，就像个戴盔甲的日本娃娃般，可是不晓得是不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没怎么抱他，后脑勺扁得就像片断崖绝壁，教人发噁。

话说回来，这孩子还会来附近的理发店剪发，算是很好的了。等到他上了国中、高中以后，注重起打扮，就会说什么想留头发，或是那家理发店剪得很土，不肯再来，然后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周末搭乘西铁去博德，到事先预约的时髦发廊剪发去了。

前些日子，佳男在市内的理容美发工会里这么提到，在一旁喝烧酒的莉莉美容院老板娘便插口说：“男生还算好呢。像女生，别说是国中生^①了，她们现在从小学就会去博德的沙龙喽。”

“你自己还不是从小就爱漂亮，哪有资格说现在的小孩？”

因为年纪相近，彼此不必客套，佳男这么揶揄着她。

“我们那个时候，博德还没有沙龙呢，都是自己拿发卷，在镜子前站上两三个小时烫的。”

“圣子发型对吧？”

佳男笑道，在旁喝酒的几个人也拿着酒杯加入两人的对话：“都二十年以前的事喽。”

以年代来说，佳男等人较为年长，不过松田圣子确实是从这个城镇展翅翱翔出去的。回想1980年代初期的当时，佳男感觉现在已经暗淡无光的这座久留米小镇似乎又乘着她清亮的歌声，再次闪耀发光。

佳男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东京一次。他在当时组了一支技艺拙劣的摇滚比利乐团，和团员一起涂满了发油，搭乘夜间电车，到原宿的步行者天国^①参观。

^① 在一定时间内禁止车辆通行，完全开放给行人使用的特定路段。日本于1970年首度于东京银座、新宿等闹区实施，成为一般人发表歌唱、舞蹈等才艺的地方，孕育出许多流行文化与风俗。

第一天，他们完全被拥挤的人潮给吓傻了。但是第二天他们也习惯了人潮，佳男还记得，起初可能出于乡下人的自卑感和焦躁感，最后竟对在步行者天国跳舞的男人找茬闹事。但东京的年轻人听到他们操着九州岛口音的狠话，面色不改地说：“喂，你们很碍事耶，可不可以滚一边去？”此外，他还回想起：当他们走在六本木的街道上，寻找导游手册上的酒吧时，鼓手政胜深深感慨地说：“松田圣子真的好厉害。她离开久留米，在这种地方成功了。”佳男到现在都还忘不了这句话。仔细想想，就是在那场旅行回来之后，当时尚未结婚的里子告诉他已经怀了佳乃。

不知道是不是在店头等待客人发挥了效果，这天到了黄昏，客人突然络绎不绝地进门来。第一个来的男客住在附近，去年刚从县政府退休，因为有退休金和年金，不必担心退休后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这样，最近他一口气买了三只要价十万元的迷你腊肠狗，就连来理发的时候，双手都抱着那三只狗。

佳男把三只吵闹的狗系在店门口，修剪这名男子日渐稀疏的头发时，同样住在附近的小学生过来了。小学生也没有打招呼，一进店里就坐到后面的长椅上，读起带来的漫画。霎时间，佳男犹豫着要不要叫妻子来剪，但是想到腊肠狗饲主快剪好了，便对冷漠的少年说：“这边快剪好了，你再等等啊。”妻子和佳男结婚之后，进入博德的专门学校，取得理容师执照，两人原本梦想将来再开一家店，但是80年代的景气立刻被阴影笼罩，不仅如此，三年前母亲因为脑血栓过世之后，妻子竟说出教人发毛的话来：“我一碰到别人的头发，就有一种摸到尸体的感觉。”最近她连店里都不肯进来了。不过生意好的时候挡也挡不住，就在佳男为县政府退休的客人刮胡子时，第三个客人来了。佳男实在没办法，出声朝店里面叫唤，想请妻子出来理发，却传来不甚高兴的

声音：“我现在在忙！”

“忙什么？客人在等啊！”

“我才刚在给虾子清肠泥啊。”

“什么虾子的肠泥，等一下再弄不就好了！”

“可是现在先弄比较……”

妻子的话还没说完，佳男已经死了心。镜子里，去年刚从县政府退休的男子目瞪口呆地微笑。可能之前也在这里听过类似的对话吧。

“不好意思啊，请你再等等啊。”

佳男对背后的国中生说道。国中生也不在意，专心地看着漫画。

“理发师的老婆还这样，一点用都没有。”

佳男重新拿好剪刀，咂了咂嘴，客人在镜中与他相对望，说：“我家的也是，我只是拜托她遛个狗，就生气地对我大吼：‘你完全不知道做家务有多辛苦！你以为我是女佣还是什么！’”伸了伸舌头。

听到客人的话，佳男客套地笑了笑，但是靠年金生活的人拜托妻子遛狗，与理发师拜托妻子帮客人理头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后来十分稀奇地，客人竟接踵而至。直到七点打烊为止，包括染白头发的客人在内，总共来了八个客人。仿佛每个月一次的常客一口气都过来了似的，忙得不可开交。虽然想叫妻子帮忙，但她清完虾子的肠泥后，马上就出门买东西了。

这一天，送走最后的客人后，佳男一面清扫地板上散落的头发，一面心想：就算不是每天也好，至少一星期有个一天这样的日子的话，该有多好。由于理发时一直站着，脚和腰都濒临极限快撑不住了，但是代替收款机使用的老旧皮革钱包里塞满了千元钞票，他已经十年以上没有摸过这么饱满的触感了。

佳男关上店门，来到起居室，妻子正在和女儿讲电话。佳乃勉强

遵守着每星期天晚上至少要打一通电话回家的约定。但是佳男看着妻子和女儿讲电话，不是关心她们聊天的内容，而是忍不住担心起电话费。数个月前，女儿退掉了 PHS，买了新的手机。佳男好几次告诉她，说房间里有室内电话的话，就用室内电话打，女儿却说手机可以拿着讲，比较方便，老是用手机打电话回家。



此时，佳男的独生女——石桥佳乃，正在福冈市博德区千代的平成寿险所承租的公寓“费莉博德”的一室，一面漫不经心虚应着母亲说“常客带来的迷你腊肠狗好可爱”的话，一面补涂指甲油。

“费莉博德”里约有三十间单人房，住的全都是平成寿险的女性业务员。它与一般公司管理的宿舍不同，并没有餐厅和宿舍规定，住的人虽然上班地点不同，但毕竟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经常会隔着阳台聊天，每天晚上也会有几个人拿着罐装果汁，聚集在中庭的小凉亭里热闹地谈天说笑。

房租部分公司补助三万元，入住者再支付三万元。房间里头有卫浴设备和小厨房，为了节省餐费，不少人会集合在朋友的房间一起料理晚餐。

由于母亲一直讲腊肠狗的事，没完没了，佳乃终于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说：“妈，我要跟朋友去吃饭了。”

母亲分明刚打电话来时就已问过，却好像这才发现女儿还没用晚餐似的道歉说：“哎呀？是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又硬是说：“等一下唷，我叫你爸来听。”拿开了话筒。

佳乃心里觉得烦，走出阳台。二楼的阳台可以看见中庭的凉亭，

几个人在天寒地冻的户外开心地聊天着。里头有个叫仲町铃香的女人，来自埼玉，可能是对自己说话完全没有地方口音相当自负，用压过众人的大嗓门谈论着无聊的电视连续剧情节。

当佳乃要离开阳台，回到房间里时，手机传来父亲的声音：“喂？”
“我要和朋友去吃饭了。”

佳乃先发制人似的说。但是父亲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对她说，也不若平常那般抱怨店里生意不好，“这样啊，出门小心点。……对了，工作还顺利吗？”他难得心情很好。“工作？推销保险哪有可能一下子就拿到契约嘛？”佳乃简短地回答，“我该走了啦。再见。”后便挂断了电话。

她完全不晓得这是她与父母最后的对话。

佳乃在公寓大厅等了一会儿，沙里和真子仿佛配合彼此的脚步一起走下楼梯。她们三个人的上班地点都不同，但在这栋“费莉博德”里，和佳乃最要好的就属她们两个。

沙里高高瘦瘦，真子有点矮胖，两个人并排走下楼来，高度应该相同的阶梯看起来也变得不一样高。

这一天，她们三个人白天也一起去逛了天神的百货公司等地方，还不到晚餐的时间便回来公寓了。

沙里走下楼梯，耳朵上已经戴上白天刚在三越的 Tiffany 买的 Open Heart 耳环。为了买下这付两万多元的耳环，沙里在店里犹豫了将近一个小时。

沙里一面考虑价钱，一面物色着其他款式的饰品，佳乃已经等得不耐烦，忍不住插嘴说：“犹豫的时候，还是买经典款最好。”

佳乃若无其事地夸奖走下楼梯的沙里的耳环，脱掉再重新穿上感觉怪怪的长靴。长靴的脚跟已经磨平，拉链都快坏了。而旁边两人穿